



## 「動」出夢想的節奏：讀《我的過動人生》

國立臺南二中教師 | 江伊薇



我的過動人生：昆蟲老師吳沁婕的追夢日記

吳沁婕圖文／親子天下／201705／335頁／22公分／360元／平裝  
ISBN 9789869484411／855

過動症與公主裝，兩種看似格格不入的搭配，是吳沁婕為本書拉開的序幕。小小的女孩，頑皮地爬上爬下，卻束縛在妝點著蝴蝶結的洋裝中，這樣略為滑稽的畫面，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腦海裡，因為，不管是過動症還是公主裝，都是開啟故事的一把鑰匙，其中蘊含著誤解、壓抑、標籤與性別偏見的拉鋸，在社會的指指點點中，多數的人會選擇低頭，遺忘內心那個活潑好動，卻絕無僅有的自己。但穿著公主裝，卻始終堅持帥氣的吳沁婕，卻抬頭挺胸的說著：「我很特別，跟別人不一樣！」

或許，正是這樣的不一樣，才能層出不窮地「動」出夢想的節奏。

故事的旋律一開始就是波濤洶湧的，與一般溫和舒緩的前奏不同，蹦蹦跳跳的女孩，穿著媽媽精心準備的優雅裙裝，全力以赴的跳躍、翻滾、狂衝，東奔西跑地與男孩競爭「貓捉老鼠」的勝利。陽光下，女孩一身狼狽，卻因第一名的喜悅燦爛著，這樣無所顧忌、沒有界線的天空是多麼廣闊，但那充滿皺褶的裙襬、混亂的頭髮，卻是大人們視角上的焦點，那一點點沾上的污泥，也許就讓情緒天崩地裂。在既定的文化價值觀裡，女孩被劃定了應有的樣子，圈圈之內就是端莊典雅，但我們卻忘了在這之外，有更廣闊的視野，微風吹拂，凌亂的頭髮，隨風揚起，小朋友不分性別，單純地把獲勝的女孩抬起，又叫又跳，所有的天真都站起來，笑著跑進回憶裡閃耀的一頁。

在童話裡，公主也有選擇題，要成為沉睡千年，等待一吻而醒的寂寞身軀，還是自由自在，卻必須去親吻青蛙的故事設定？在現實世界中，也必須抉擇，是中規中矩地活著社會寫好的腳本，還是打掉眼光築起的藩籬，畫出自己的夢想藍圖？我總是想問問書裡的那個小公主，當年怎麼有勇氣剪去一頭長髮，在被外國人誤認為男孩，走錯廁所時，能仍理直氣壯的自我介紹：「I am a girl.」在吳沁婕的生命裡，公主的故事似乎有新的選項了，愛打籃球的帥氣身影，也可以是獨一無二的酷女孩。

激昂的節拍是熱情的象徵，對於不斷向生活叩問的女孩，一花一草、一隻瓢蟲、一群蝴蝶，都是好奇心捕捉的對象，喜歡她自稱「問題兒童」的得意表情，天真地錯把「問問題」與「有問題」混淆，對於世界的困惑，單刀直入、鏗而不捨，便能迸出奇異的火花，這是成人故事裡不再有的篇章。但是演奏的過程裡，總有刺耳的變奏會參差其間，有時是老師的斥責聲，因課堂上無法控制的交頭接耳而爆發，震耳欲聾，令人害怕；有時是媽媽眼淚的滴落聲，不知如何教導好動女兒的無奈與難受，細碎的聲響滾落桌面，一點一滴都是破裂的母女關係；有時是外人困惑的叫喚聲，同學妳的雨傘忘了拿、妳的便當袋漏掉了，甚或，連每天上學的書包，都可能在公車站牌前被路人拾獲。這些生活裡的雜音，充斥著許多的不了解，以為丟三落四、忘東忘西就是不用心，認定無法專注就是調皮搗蛋，這樣的旋律很特別，多數的人都覺得嘈雜而難聽，但吳沁婕卻在書中寫道：「人生從來不是公平的，但是我很感謝我的過動！」不是沒有挫折而懷疑自我的時候，不是每一次的指責都無傷大雅、沒有受傷，只是行路哪怕孤獨，還是必須傾聽自己內心的聲音，還是選擇屬於自己的道路，因為勉強踩著別人的節拍生活，最終，也只會將自己絆倒而已。

但是，想堅持自己的音符，並不容易，得經過社會重重的把關，就像是教官站在校門登記沒穿制服裙子的女孩，走入人群的時刻，總有人會帶著審視的眼光，在心中登記的筆記本上，把所有的不合規定，一一記錄、屏除。我常在想，女孩求學路上曾掙扎蹦落的聲音，那些不得被拋下、修正的旋律，不知道未來的某一天，有沒有人會小心翼翼地將它拾起，並仔細傾聽呢？

多年後才漸漸為社會所知的「過動症」，早期根本就是「壞孩子」撕不掉的標籤，就連現今的課堂風景，仍可見不願承認醫生診斷的家長，用不斷地指責與批判，試圖躲避成人們都不敢面對的「不一樣」。我不知道國中時被老師大吼：「滾出教室！」的吳沁婕，是以怎樣的心情看待這些委屈？看著愛護自己的母親反覆被叫來學校，卑微地向生氣的老師低頭，又是何等的辛酸？也無法想像高中的女孩走進教室，卻發現自己的桌椅已被老師搬到後山的心情，十六歲的眼淚，倔強的忍著，茫然地往後山尋覓，一路上都是從抽屜散落的講義、筆記與文具，一路上都是傷痕纍纍卻強顏歡笑的表情。「過動症」的孩子，在成人眼中是幼稚而頑皮的，但他們其實是更為溫柔的一群人，包容了這個世界對於病症的無知、對於標準的苛刻，甚至是對於改變他們的殘忍，這樣的柔軟如果不一種堅韌與美好，這個社會早就遍體鱗傷了。

「你知道過動症有多棒嗎？」我一直想著長大後的吳沁婕在演講時對著國小男孩說的話。整場一直低著頭的男孩，是個過動的大孩子，愛晃動的肩膀，想必在學校時，讓他遭受到了一



些辛苦。但是整整兩個小時的演講，注意力缺乏的男生，雖然偶爾咬著指甲、翹著腿，卻安安靜靜的坐著，聽完了全程。在場的主任與老師們，都為他的表現熱烈鼓掌，小小的視聽教室裡，凝結著一股溫暖，因為過動症狀的干擾，小男孩的生命裡會多一些失序的情況，會有著撐不下去的挫折感，偶爾，甚至會多走一些冤枉路，會在既定的五線譜之外，找不到自己夢想的節奏。吳沁婕知道，所以也更心疼這個始終低著頭看桌子的身影，一直記得曾經在成長旅途上孤單被質疑的酷女孩，如今，以更帥氣的樣子，拍著男孩的肩說：「我知道現在你有時候會覺得辛苦，但是如果你可以撐過去，找到你喜歡做的事好好發揮，相信我，有一天你會跟我一樣，好喜歡自己的過動。」話語聲敲入心靈，男孩終於抬起了頭，露出了屬於他的笑臉。

因為過動，所以曲折，但也因為過動，才有了獨樹一幟的生命樂章，才能演奏出驚奇的音符。

「你知道過動有多棒嗎？」吳沁婕說她已經不知道講了幾百場演講，但是，那天當她說出這句話時，還是忍不住熱淚盈眶，而閱讀至此，讀者的眼眶也不禁泛紅，平凡卻強大的感動衝擊著，我看過許多偉大的夢想，也見識過很多成功的樣貌，但是，每次聽到真實與自己對話的樣子，總是扣人心弦，不是一帆風順的故事，也曾跌跌撞撞受過傷，但也因此塑造了「不典型」的吳沁婕，讓「不一樣」的翅膀，也可以朝天空飛翔。

「請永遠不要忘記，去看到自己，好棒的地方。」看著吳沁婕的文字，突然好想跟夢想打個勾勾，說好我們都不要變。

「是昆蟲老師！」小朋友興奮地對著門口大叫，急急忙忙地衝過來幫忙提東西，藉機說上幾句話。這樣充滿笑聲與好奇心的課堂，便是吳沁婕童年時最期盼的快樂畫面。長大後的她，將這樣的夢想，舞動在方方正正的教室課桌椅間，明明是孩子最恐懼的昆蟲、學生最討厭的上課，青春的旋律，卻能於此自在的飛揚，我常想為何有吳沁婕在的地方，午後陽光灑落的小臉龐都是歡喜而雀躍？為何那些被斥責為嘈雜、喧鬧的頑童聲，如今卻在昆蟲老師的每個問題中，洋溢著光采？為何快樂的音符，可以在原本沉悶的課室節拍裡，塑造很多不一樣的可能？

我想這就是過動的魔法吧！因為是過動兒，從小她接收了許多冷嘲熱諷的聲音，因為是個像大男孩的女生，一路走來，質疑的問句總是寸步不離，她的生命樂章裡，充斥著各式的音頻，忽高忽低，忽激昂，忽又頹喪，也因此那些不在主旋律上的孩子，總可以在吳沁婕身上，找到自己遺落的、被鄙棄的內心低語。

「有時覺得我好像穿梭優游在大人和孩子的世界間，又或者我根本還是個孩子。所以我寫下這些故事，寫下孩子的心聲，我們都曾經是個孩子的心聲。」吳沁婕的筆記錄了這些不曾被仔細傾聽的聲音。他可能是不斷被媽媽怒吼音量太大的小孩，始終無法控制自己嘰嘰喳喳的習

慣，也可能是全盲的學生，一輩子無法看見昆蟲的形體。這樣的孩子，沒有人曾設想他們能好好上課，並且樂在其中，也沒有人會知道，那個看似頑皮搗蛋的男孩，願意大方地出借自己所有的彩色筆，是這麼的單純、善良；人們更不可能明白，在看不見的黑暗畫面裡，可以藉由那雙小手的觸碰，勾勒出屬於他們的昆蟲世界。在吳沁婕的課堂上，每一個被評斷為有缺陷的他們，都能擁有自己的樂音，不再被這個世界的主流與標準掩蓋。在孩子的世界裡，沒有正確答案，只有快樂吶喊、自由自在的樣貌，在吳沁婕的昆蟲夢想中，可以更理直氣壯地去追尋所愛，生命的音符，哪怕超出了樂譜，也仍舊閃耀動聽。

我也想以這樣的音色，持續地去創造不同的夢，就像是把昆蟲帶去巴黎圓夢的吳沁婕，仍然層出不窮地拍打著自己的節奏。現在的她，在人生的地圖上，大街小巷一條一條的走，有時痛哭，有時歡笑，有時迷茫，有時又充滿鬥志，而今，讀者也跟著這樣的步伐，一起編織著不切實際卻令人安心的夢想，就像當年的酷女孩，依舊持續地「動」著，持續喜歡每一秒都走在夢中的自己。